

朝 阳 小 戏 选

一九八四年



目 录

小喜剧	梦 幻	王 为 (1)
小评戏	小红袄	李春盛 (19)
	小桥春水	李春盛 (43)
	四嘎子取经	刘家声 (65)
	无情人也成眷属	韩 征 (85)
	鞋	陈凤岐 (113)
	杨柳青青	车爱军 (142)
	农家新歌	李忠奎 (172)
	喜从何来	肖 峰 (192)
影调戏	鸡鸣两家	韩 征 (218)
小评戏	三通鼓	王天斌 (238)
	三改文明匾	锦棠 殿瑞 (261)
	双揭榜	田永才 (277)
	翁婿情	王相国 (307)
	新情旧怨	姚起华 (334)
	姑嫂妯娌	郭建华 (356)
	兰花三戏老馋咀	姜连民 (380)
影调戏	杏花村	韩征 李 琪 (397)
小哥剧	篝 火	陈井冈 (416)
后 记		(438)

梦 幻

王 为

人 物 郝慧贤：某工厂卫生所的医生，三十八岁。

布贵仁：某工厂的科员，郝慧贤的丈夫，三十九岁。

小 爽：郝慧贤的儿子，小学四年级，十二岁。

时 间 八十年代初，盛夏的一天。

地 点 某工厂家属宿舍。

布 景 郝慧贤的家，一个普通医生家庭摆设。午台左边，有一张“一头沉”的桌子，一把椅子，一张单人床。右边有一个挂着白大衣和男汗衫还有一件花大褂的衣架。桌上有一个小书架，里边有几本卫生科技书。还有茶具，暖瓶和注射器、听诊器、镜子等物。床上有毛巾被，枕头和一把芭蕉扇。

床下有一双男拖鞋、一把条帚。

布贵仁穿着一身睡衣，蒙头盖着毛巾被不动，听听没人来，悄悄地把头露出来四下张望，没声息，把毛巾被用力甩到一边。

贵 仁 他妈的，都快要把我闷死了。我以为有人来了呢？

（拿起芭蕉扇，用力扇）真是活见鬼了。总听到有动静，八成是耗子在闹妖。（到处找耗子）小猫跑

到哪去了？（坐到椅子上）咳，这人哪，人走时气马走膘，要是背兴了，喝口凉水也塞牙，我现在是耗子钻风匣——两头受气！家里外头都整我，真是四面楚歌……。邻居见我哼鼻子，孩子见我不理睬，老婆还和我找别扭，在单位更是马尾巴拴豆腐——提不起来啦。你们说我还有活路吗？（懊丧的坐到椅子上，又突然站起来）哼！象我这样的人，我能善罢甘休吗？反正我就豁出这一百多斤了，这几个月我和家里单位就泡起来看，非把他们整拉稀不可！！说也倒霉，这次整党，中央重点挖三种人，听二把手告诉我，一把手那个老糟头子说，打第三战役我问题搞的不彻底，问题严重，把主任给我降到付科长还不行，死者家属还揪着不放，好在我们订了攻守同盟，互不揭发，没有证据就定不了案，我心里象板似的。可老糟头子说我态度不好，不老实，我早就看破红尘，什么叫老实，什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什么改革，我看谁搞改革谁早晚得倒霉！那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，只要你小子会媚上奉迎，多送厚礼，我就不信花大钱买不来官当……这才叫真才。我还有一条经验，不管什么事，你就给他个拒不承认，谁也咋不了你，顶多把小付科长给我撸了，有啥了不起的？等那些老家伙一下台，我就是当然的把手……。别看他们现在绷着撑着，反正我的岁数比他们占优势，管他是否有真才实学，共产党的干部混上去就下不来。再加上我权术上有两下子，这就是我特殊的技能！就这两条，

这盘棋已决定他们输了。这也是当前形势的大势所趋，谁要不信，咱们就较量较量！咳，说是说，这几个月我的心总是提溜着，总不落体。我们厂一把手那个老糟头子，处处和我过不去，他其美名曰掌握原则，说我成天不干正事，这回整顿班子，我满以为能上去，没想到还要把小小付科长给我撸了，哼，我根本就没瞧得起这个小付科长。好哇你个老糟头子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我们这一代人是吃狼奶长大的，翻脸不认人！只要你冒犯了我，就叫你日子不好过！我发动我们这伙人硬上告，别仗着你清白，我们齐心合力也能把你整翻白！起码把水搅混这是有把握的。我叫你工作有成绩，气死你个老糟头子！（歇死底里的狂笑。从枕头下边拿出《金陵春梦》）我还得从《金陵春梦》这本书求教求教。从这本书上我真的悟出来一个道理，人活在世上，总得有点抱负和野心，就象郑三发子这种人，为什么能青云直上，一步登天！还不是因为蒋介石他坏出水平来了，所以才能爬到顶峰！否则是一事无成！我对上下内外也得实行这个政策，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！！（笑）这就是我布贵仁做人的诀窍。（边说边得意地走了几圈哼着小调。顺手拿起镜子照自己）咳，我这几个月确实瘦的没有孩子模样喽，我现在有说不出的痛苦啊！谁叫自己没有主意呢，政治这玩意就象押宝一样，搞不好自己就陷进去了。（正说着听到外边有脚步声）准是我们单位二把手来了！我的救世主，你可快来吧！准是要请

我回去官复原职，不！还能提拔！他早就答应过我，要为我两肋插刀！（急忙上床躺下，把毛巾被又拉到头上装睡）

慧 贤 （匆匆忙忙地进来，手提着一个饭盒，一个药包，头戴白帽子，把饭盒放到桌上，轻轻打开盖，走到丈夫身边。）

贵仁，贵仁你快起来吃点东西好吗？我从小馆特意买了碗鸡丝面，还荷包上两个鸡蛋，是你最喜欢吃的，就热快吃了吧。（往下拉毛巾被，贵仁就用力揪着毛巾被）你都四、五天没吃东西啦，这大热的天，汤水不进是会休克的。（推贵仁）你都快四十的人了，我和你结婚十六年，我哪点对不起你，家里家外，遇事我都得听你的，你也不要太任性了，和家里人还搞什么绝食斗争！

贵 仁 （把毛巾被往下一拉）我怎么任性？我！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计划全部破产了，你就看我表面镇静，那是装的，可我内心都要炸开了你知道吗？后果不可收拾。这不只是我个人的事，你还跟着火上浇油，这关系到我们今后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，你明白吗？！你怎么一点也不懂政治呢？！你，你。

慧 贤 我不明白你们那些事，我只知道做人应该做个正派人。

贵 仁 什么叫正派人？你懂吗？你根本就跟不上时代的脚步。现在是八十年代，越正派就越挨整！

慧 贤 我怎么跟不上时代的脚步？我认为不管什么年代，也得实事求是！就你领来家那几个人，成天研究告

这个告那个，我听没有真的东西。

贵 仁 你别忘了，假话说三遍就变成真的！

慧 贤 那是你的梦幻！我反对你们这样干，以后你少往家领那帮人。

贵 仁 那帮人怎么的？

慧 贤 哪有一个正经人，整天不工作，在一块鬼混，净说些低级下流话。

贵 仁 你们女人哪，就是头发长心眼短，我看你是太妒嫉了，男女同志在一起开开玩笑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再说我们在一起主要是研究大事，你怎么说我们成天鬼混呢。

慧 贤 人不是常说吗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们有什么大事？就是臭味相投！这不是“四人帮”时，靠造谣撒谎就能突上去，就能把谁打倒！难道你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？！

贵 仁 什么叫造谣、撒谎？我说你跟不上形势，你还不服气，是人就得靠撒谎过日子，大人物撒大谎，小人物撒小谎。

慧 贤 你那是谬论，我最瞧不起靠撒谎过日子的人，我认为那是品质问题。

贵 仁 所以，你干这么多年也爬不上去！到现在连个主治医师都不是，你不觉得太可怜了吗？

慧 贤 我靠我的人格和本事吃饭，我从来也没想往上爬，我最反对你成天就靠撒谎……。

贵 仁 撒谎是我的性格，撒谎是我的素质，撒谎是一门科学，你懂吗？

慧 贤 （冷笑）哼！古今中外我还没听说有这门科学，也许我见识浅！我还是劝你别走这条歪门邪道好不好！

贵 仁 什么歪门邪道，什么叫梦幻，不用听那个，现在顶多把我的小小乌纱帽拿下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！老糟头子不喜欢我这号人，不是还有喜欢的吗？就凭我这两下子，今后你就跟我当官太太吧。

慧 贤 我可没那么大野心，我希望你今后对家里外面的态度都应该转变！否则你的下场……。

贵 仁 我对家里怎么啦，这些日子我叫你整得我够受了。

慧 贤 算了，咱俩总说不到一起，我认为你对小爽奶奶的态度就不够好，何况对外人呢？

贵 仁 就显你贤慧，把这个月的钱都送出去了，你没看现在我都瘦得没人样了，不好好保养，我有战斗力吗？

慧 贤 老人过生日，我给买套衣裳，买盒生日蛋糕有什么格外的，六十年就这么一回，这不是当晚辈应当做的吗？为这一点小事还值得骂我，又绝食，你妈守寡抚养你哥俩，那么容易呀？

贵 仁 我不是每月给她五块钱吗？我已经尽到义务了。我每月七十多元钱，给她五块钱就够意思了。

慧 贤 五块钱够干啥的？大哥的生活也有困难，可人家啥也不说，咱也得自觉点。

贵 贤 他有什么困难，他的工资比我多三十元。

慧 贤 可是大哥四个孩子，我们只两个孩子。他孩子又住院，老人又在那儿，哪不得花钱，你好好算算这个帐

吧。

贵 仁 我不用算，谁叫他生那么多孩子，活该！

慧 贤 你也太不讲理了，那时候也没搞什么计划生育呀。

贵 仁 你怎么那么向着我大哥说话呢？你是不是看他官比我大，你就打他的溜须，拍他的马屁……。

慧 贤 你，你（生气地）我不听你胡说八道，我还有正事呢，（看表）哎呀，到点了，我得去往诊。

贵 仁 你往哪门诊，把你闲的！

慧 贤 厂里有个老爹病得不能动，我去看看是否往医院送。

贵 仁 就你这个菩萨心，成天干好事，人家都干家务事，就你成天忙工作，你早就该得个一官半职的。

慧 贤 你是三句话不离本行，做梦都想当官，别胡扯了。

贵 仁 你这么一提，我还真的想起来了，刚才我是做了一个梦，（于是就下地表演起来，刚要表演又拍脑袋）我想想看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厂二把手，穿着节日盛装。手拿一束鲜花，兴高采烈的进门就喊：“贵仁，贵仁，我告诉你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！”我从床上一跃跳了下来问：“你快说，什么好消息？”他说：“咱们真把那个老糟头子整下来了，他一气之下就奔咕啦，哈哈，这下可达到咱们的目的了，昨晚送到火葬厂！”当时我乐的心花怒放，我这么一翻身，从床上掉地下，把我吓醒了，睁眼一看，原来是个梦……。真他妈的懊丧，闹了半天，成了狗咬尿泡，白欢喜一场！嗨！看来希望不大啦。

慧 贤 我说，你还是不要浪费那些宝贵时间，学点真本领比啥都强，可别再瞎寻思了……

贵 仁 哎！咱们书归正传好不？我问你，那个老爹是谁？

慧 贤 是咱厂二把手的老岳父，又怎么啦？

贵 仁 你咋不早告诉我呀，这可得好好看看，尽量走后门让他住院，这个人可大有用处，我还得靠他保我这顶小乌纱帽呢！

慧 贤 对谁都一样，对患者我就应尽到做医生的职责！

贵 仁 你呀！你那脑子就象灌了铅似的，永远也不会转个。

慧 贤 这一辈子，我也不想学你那样！（要走）

贵 仁 你先别走，（拉开抽屉）我在医院拿了两盒蛤蚧精，你给他带去，就说我在药房特意给他买的。

慧 贤 我不带！（要走）

贵 仁 好，好。（突然装作头晕要倒的样子，慧贤急忙上前把他扶在床上躺下）

慧 贤 你怎么啦？可能是饿的。（把饭盒放到床边）我求求你，快把饭吃了吧，我向你投降还不行吗？你再不吃我就向张厂长报告，说我们家快出人命了。
（拿药包跑下）

贵 仁 看来这一招还真有效，向我投降了！（哈哈大笑）形势大好，不过我也不能太便宜了她，说的好，非把他整拉稀不可！我再叫你给我讲什么五讲四美那套臭理论，少他妈的给我来这一套，那都是官样文章！我就是失败，也得负隅顽抗，垂死也得挣扎，能让你们舒服了。我这个老婆也太痴情了，（从衣架

上拿下大褂)，我给他花个五角钱买个减价大褂就说十块钱把她美的直颠馅，再加上孩子那几套衣服，（用手算）共赚他二十五元（哈哈……）也够我混些日子的了。（无意掏兜）哎，发票还在这，我的妈，差点露馅！她也太好胡弄了。我能为这么点臭事和自己过不去吗？“四五天汤水不进”哈哈……。简直是开玩笑，把我布某看得太简单啰！哼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（从汗衫兜里拿出钥匙，把桌上的小柜打开，从里边拿出一个纸包，只有一块蛋糕叼在嘴里，又拿出另一包）这纸包我得快烧掉，这可不能露一点蛛丝马迹。（边吃把这包又解开，又从柜里拿出一包香肠，边吃边说）我这叫吃小灶，高级营养。（正吃香甜，外面有人敲门，布贵仁这时手忙脚乱这些东西没处放，最后揭开毛巾被，把东西放进去，等了一会没人，他走到门口看是封信）吓我一跳，闹了半天是送信的，我还以为慧贤回来了。（边看信边念）“来信揭发布小红的问题，我们一定认真调查处理。不过我们认为布小红几年来都是三好学生，一贯热爱集体，学习，劳动都能起带头作用。最近提出不愿当班长的问题，只是怕影响个人学习，我们一定教育，请您放心。”啊！就这么简单地完了，这种落后思想至少也得全校大会批判，否则也不能替我出气呀！她不是照样不理睬我吗？！再说这么大的姑娘，我也不能打她，（苦想）哎，对了，这招不行，我再用另一招治治她，非让她向我服软不可！（把信锁到柜子里，看到毛巾被下的蛋

糕、香肠，干脆躺下，边看《金瓶春梦》边吃东西。他小儿子偷偷进来，看他爸爸在吃香肠，向观众使了个鬼脸，就悄悄地爬到床底下学猫叫）啊！你闻着味了，馋猫鼻子尖，那，给你一块解解馋吧。（扔床下一块香肠，他小儿子用手接住）咱们有福同享！（小儿子边吃边在床下使鬼脸，吃完又咪咪地叫起来。）那再给你一块蛋糕尝尝，你也换换口味。（又丢一块下去，小儿子吃完又叫）你这个馋猫，见好的还没个完呢？都给我吃啥？起码我还得坚持一天，（猫叫，贵仁拉开床单往床下看，轰猫，发现小儿子）啊，原来是你呀（跳下地）你给我出来，好啊，你这个混帐东西，竟敢和老子耍起猴头来了。（把孩子从床下拖出来，把拖鞋脱下来，拿在手中打了两下。）你给我跪下，你说，这是不是你妈叫你来做密探的！今天你不说实话非打死你不可！

小 爽 不是，爸爸。爸爸你先别打我，不是我妈叫我来的。

贵 仁 不是你妈教的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鬼花招来。

小 爽 我进来时，看爸爸在吃香肠、蛋糕我就馋了，才偷偷地趴在床下学猫叫。

贵 仁 你撒谎！（厉声地举起拖鞋又要打）。

小 爽 我没撒谎爸爸，你别打我。

贵 仁 你说的是真的吗？

小 爽 是真的爸爸，你不是早就和我说过了吗？大人可以撒谎，小孩不能撒谎，我要是撒谎爸爸就打我。

贵 仁 哎，说的好！因为你听爸爸的话，爸爸就不打你了，你起来吧。（孩子起来就要走）你别走，事还没完呢。

小 爽 还有什么事爸爸，我还得写作业呢！

贵 仁 我问你，你妈要问你，你爸爸吃饭了没有？你怎么说？

小 爽 我就说，我爸爸这几天根本就没有绝食，又吃蛋糕又吃香肠，还，（没等孩子说完他就火了。）

贵 仁 你，你混帐，你给我跪下，（把小爽吓的跪下，把条帚拿起来）这事关重大，你怎么能和你妈说实话呢？那我这几天的戏不是白演了吗？！

小 爽 爸爸，你别打我，你刚才不是还表扬我听你的话（吗？你不是说大人可以撒谎，小孩不能撒谎吗？那你为什么又要我跪下，又要打我，我可真糊涂了。

贵 仁 这事不需要你明白，你就照爸爸说的做没错。这件事可千万不能对你妈说，你懂吗？

小 爽 那我和妈咋说呀？

贵 仁 你听爸爸的不？

小 爽 我听爸爸的。

贵 仁 （厉声的）你真听假听？！

小 爽 爸爸，我真听，我要不听我是小狗，（学狗爬叫）。

贵 仁 （看儿子学狗爬不耐烦的）快起来起来，你是狗爸爸是什么？混东西！

小 爽 （站起来）那，我我……

贵 仁 好啦，好啦，爸爸懂啦，（拿一块香肠给孩子）那

再给你一块香肠，因为你表现的好。

小 爽 （接香肠大口吃）哎。

贵 仁 小爽，我教给你咋说你就咋说。

小 爽 （没心听，只顾吃香肠顺便答应一声）嗯。

贵 仁 你别只顾吃，我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？！

小 爽 哎，哎，我都听见了。（边点头）

贵 仁 你妈要是不问你，你就别吱声。

小 爽 那要问我怎么说？

贵 仁 你妈要问你爸爸这几天吃东西没？你就说我爸爸不但不吃一点东西，连口水都不喝，你记住了没有？

小 爽 我记住了。

贵 仁 于是，你就大哭表示害怕的样子，你就说。

小 爽 我说什么？

贵 仁 我听老师讲，男人五天不吃东西到晚上就会死的，我爸爸要死了怎么办，你就使劲哭！你明白吗？

小 爽 那我妈不信怎么办？

贵 仁 怎么不信，我五天没出家门，你妈做的饭我又没吃，又不能吃生米。

小 爽 那不是吃蛋糕了吗？

贵 仁 混蛋！刚才教你这些话都白费了，不是告诉你吗，你谎撒的越象，你妈就越信。

小 爽 好，我就说的象真的一样。

贵 仁 哎，对对，不过我还不放心，来，小爽你先演习一遍给爸爸看看，要是演习好了，爸爸再给你一根大香肠。

小 爽 好。

贵 仁 我当你妈妈。

小 爽 好，你问吧。

贵 仁 小爽，你爸爸吃东西没？

小 爽 你学的不象妈妈，还是爸爸，我害怕。

贵 仁 好好，我再重问。小爽（学女人声）你爸爸这几天吃东西没有？（小爽直眼看爸爸忘了说话）快回答！

小 爽 （一惊）妈，我爸爸这几天什么东西也没吃一点，就是，就是。

贵 仁 他妈的什么就是，就是，不吃一点吃一大包是吧？

小 爽 不是爸爸，我是想，说的越象我妈就越信吗？

贵 仁 那你想说什么？

小 爽 你不是说，连口水都不喝吗？我就是想说这个，一着急就忘了。

贵 仁 （一下把孩子抱起来转了几圈，把孩子吓一跳）对对，可不能忘。演的成功，这才叫爸爸的好儿子呢。

小 爽 我以为你又要打我呢？

贵 仁 不，不，爸爸就需要你这样的接班人。那，这回爸爸奖励你一根大香肠（小爽接过刚要吃，外面有脚步声）快快进屋，你妈来了，我要是咳嗽一声你就快从后窗跳出去从门进来，我教你那些可别忘了。

小 爽 哎，我知道了（下，贵仁忙上床用毛巾被蒙头）
“家里有人吗？”

贵 仁 （一听是单位来人了）小爽快出来，是我们单位那老糟头子来了。你在门口堵着别让他进来，就说我

上医院看病，不在家。

小 爽 哎（跑下）我爸爸告诉我他不在家，上医院看病去了。哎哎，你别进去，我爸爸不让你进屋。（贵仁气急败坏地骂）这个混球都告诉人家了（跳下床光脚跑进里屋。）

小 爽 （进屋没看见爸爸就急喊）爸爸，爸爸你上哪去啦？

贵 仁 （光着脚从里屋跑出来就给小爽一巴掌）你穷喊什么，你这个小混蛋！人家还没走远呢。

小 爽 我怕爸爸真的出事。

贵 仁 出什么事，爸爸的为人你不都知道了吗？我说小爽，你怎么这么笨，你当面就告诉人家我教给你说不让进屋，这不是明显的撒谎吗？！

小 爽 （理直气壮的）你不是说大人可以撒谎吗？那你怕啥！

贵 仁 你这混玩艺，你他妈的四、五、六不懂，你妈和你老师还说你是好学生，聪明，就你这色，长大了能干大事吗？啊！

小 爽 好，爸爸，他再来我就说不是爸爸告诉我的，是真的爸爸不在家，行吧？

贵 仁 哎，对喽，这才是爸爸的好助手呢？

小 爽 （看爸爸的脸）爸爸，我又撒谎了吧？你怎么还表扬我呢？

贵 仁 这不叫撒谎，你太小还不明白，这叫那个，那个特殊需要。

小 爽 什么特殊需要？

贵 仁 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怎么做都有理，你懂了吧？

小 爽 我还是不太懂。

贵 仁 现在和你也解释不清这个道理，等你长大了，自然就会懂的。

小 爽 （不解的点点头）嗯。（外面有声音）

贵 仁 不好，你妈回来了，看你咀上那个油，快爬进去（指床下）不叫你可别出来。

小 爽 好，我听你叫我。

贵 仁 不是，我装死怎么叫你，你听我在床上蹬腿，蹬蹬蹬，几下子，你就快从床下爬出来。

小 爽 爬出来干什么？

贵 仁 我不是死了吗？你就趴在我身上哭，边哭边喊，爸爸你可不能死呀，你死了我和妈妈怎么过呀！？你记住了吗。

小 爽 哎。

（贵仁快上床把毛巾被又蒙到头上。等了一会没人来，他下床看门，原来是猫在挠门）原来是猫啊，我当她回来了呢。（灵机一动）哎，对啦，我给他留个遗书，假戏真演才能奏效。（开抽屉找纸笔，坐下写）亲爱的慧贤，（笑）我们就算永别了，我实在对不起你，，没给你留下什么家产，只给你留下两个没成人的孩子，你替我扶养成才吧！你可以再找一个比我更年轻更漂亮的……哈哈……我亲爱的贤，我们永别了，来世再见吧。你快离开人世的丈夫，布贵仁，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。（又大笑，外面有开门声，贵仁忙上床蒙头装死。）